

你的一切

我都喜欢

◆ 绿桥乔著
WOBIAO
LVEQIAOZUO

时光它知道
我有多爱你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这个总裁很霸道：
对她一见钟情，让她陪在他身边

这个总裁很忠犬：
玩起花式虐狗，给予她万千宠爱

他：这辈子，
你都别想逃了
她：就逃

他：逃到哪里
她：你的心里

◆ 绿桥乔著
WUQIAO QIAO
WORKS

你的一切，

我都喜欢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的一切，我都喜欢 / 绿桥乔著. -- 南京 : 江苏
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7.9
ISBN 978-7-5594-0908-9

I . ①你… II . ①绿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75835 号

书名	你的一切，我都喜欢
作者	绿桥乔
出版统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策划	石颖 何亚男
责任编辑	胡小河 姚丽
文字编辑	何亚男
责任监制	刘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，邮编：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刷	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开本	710x1000 毫米 1/16
字数	300 千字
印张	20
版次	2017 年 9 月第 1 版，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94-0908-9
定价	35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

楔子	/ 001
第一章 订婚发布会	/ 005
第二章 美丽陷阱	/ 027
第三章 你可不可以放过我	/ 048
第四章 生石花	/ 071
第五章 不如，我们结婚吧	/ 095
第六章 开在时光里最美的花	/ 118
第七章 那时多美好	/ 139

目 录

第八章 没关系，我会等 / 165

第九章 时光的秘密 / 185

第十章 似水年华 / 205

第十一章 我想得到你 / 230

第十二章 他是一棵树 / 254

第十三章 你在就够了 / 278

第十四章 不顾一切奔向他 / 299

番外 终于等到你 / 314



汪柏答应过汪晨露，为她建造一个专属于她的秘密玫瑰花园。

汪晨露爱玫瑰，她最钟爱的便是大马士革玫瑰，也爱着世上所有的玫瑰。所以，汪柏不畏艰辛，从全球收集不同品种的玫瑰，种植在他亲手打造的花园里。那个花园有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就叫“时光的秘密”。他从十岁开始，替她培育第一批玫瑰，一直坚持了十多年，他一直保存着这个秘密，不告诉她，他要等到她嫁给他的那一天，他才亲自带她到“时光的秘密”花园里来。

他用辛勤的汗水，无限的爱意，于花园里，种下属于他的时光里的那些爱的秘密。

只是当他与她的义父汪海辰病逝，两人皆被三伯帕沙侨禁锢在了帕沙庄园里，为了病重的汪晨露能及时得到救治，他答应三伯交出了帕沙的股权，并离开这里。

离开的那一天，仍在病中的汪晨露跌跌撞撞地来到了别墅大门前，可大门已缓缓关上，他所有的爱与恨，所有的不舍、希望、绝望，都被关在了那道大门后面。

他放逐了自己，在埃及的沙漠里流浪。

在那片黄沙漠漠的大地上，汪柏发现了一种生命力极顽强的沙漠玫瑰，他小心地将它保存下来，将来移植进他与她的花园里。他在沙漠里，曾濒临死亡，是对她的爱，使他坚持了下去。他还救了一位老者，他从来没有想到，那是花容集团鼎鼎大名的N先生。

听N先生说，在诺曼底的悬崖峭壁之上，有一种玫瑰，能开出这世上最美丽的花，它不畏严寒，不畏风吹雨打，最狂暴的海风，最汹涌的波涛也无法令它折服。它依旧开在悬崖峭壁之巅，或在狂烈海风之中，绽放出最极致美丽的、柔嫩娇美的白色花朵；它的花瓣洁白无瑕，饱满欲滴，晶莹剔透，如最上等的丝绸锦缎；只要见过它的人，都会为之着迷。

汪柏下定了决心，一定要得到那一株在狂烈海风中，在悬崖峭壁之上的那一朵格兰维尔玫瑰。他要将它，送给心中最爱的女孩。

那极美的白色玫瑰，是在夜里开放的。汪柏站在月夜下的山崖顶上，脚下是咆哮

的浪涛，海风猛烈，吹得人摇摇欲坠，而他忽然看见了那一朵绝美的白色玫瑰。

当乌云散尽，第一缕月光照下来，落在了悬崖绝壁上那一朵安静绽放的花朵上，他便知道，他一定要得到那一朵玫瑰。

他小心翼翼地往下攀爬，手磨破了也丝毫不在意。猛烈的海风如一把把尖锐的刀，在他脸上、眼睛上、身上刮过，他都不觉得痛。当手终于握住那一株娇美的玫瑰，他露出了灿烂的笑容……

这个故事，便是从这里开始的，一个关于玫瑰与爱情的故事……

汪柏并没有等来他的心上人。等他再次踏上帕沙的土地去接她时，汪晨露不见了，她消失于茫茫人海之中。

帕沙家中，有的人说，她结婚了，有的人说，她曾在巴黎出现过……

于是，他带着那一株白玫瑰来到了巴黎。

在巴黎，在伊斯帕塔，在云南，都有他建造的“时光的秘密”花园，他与她的秘密花园。在巴黎的花园里，他移植并艰苦培育成功的格兰维尔玫瑰生长得很好。

他发现了隐藏于格兰维尔玫瑰与沙漠玫瑰里的神奇秘密，这些都是可以成为极品护肤品的花。他需要一个研究实验室。

于是，他救过的N先生为他出资，建立了一个小型实验室，并给了他一个研发团队。条件是，他的成果，必须属于花容集团。他研究出格兰维尔玫瑰具有极强的抗衰老成分，而沙漠玫瑰具有强大的补水锁水功能，他成功地提取出了各种玫瑰精粹，更成功地研发出一瓶集数十种玫瑰精华的护肤圣品，取名为“*For She*”的玫瑰精华露。

此款兼具多重功效的护肤品刚一面世，便受到热烈追捧，多次卖断货，成为欧洲化妆品市场上的畅销单品，汪柏更因此获得花容集团许多股份，成为董事会常任股东之一。他依旧在追寻汪晨露的消息，只是茫茫人海，要找一个人谈何容易？

他依旧是落拓的，只穿着灰扑扑的衣服，混灭于人群之中，他在巴黎搜寻她的身影。后来，他认识了白明珠，一个为了电影而生的女孩。

认识她，始于偶然。他在巴黎的街头流浪，而她在寒冷的街头拍一幕戏。后来，等戏上映了，白明珠一炮而红，成为国际一线的华裔女演员，那时的她，不过十七岁，只比汪晨露小了一些。而让她一夜成名的那部片子，叫《蓝舞裙》，说的是对中法恋人之间的爱情故事，也是一部中法合拍的文艺片。白明珠饰演法国伯爵的一位东方情人，而伯爵送予她一袭象征了爱情、欲望、权力与控制的蓝舞裙，是一部很考验演技的好电影。

他站在一旁观看，她身穿一袭绛蓝色的小礼服裙，裙子长及脚踝，是吊带的，但在肩膀与胸前缝制了荷花瓣一样的花边，衬着雪白肌肤的她，十分美丽。明明是十二月的寒冷冬季，她只穿了一条单薄的舞裙，和一双短帮的深棕色小羊皮靴。她的脸冻

红了，已经有过敏的迹象，可她依旧美丽，那对眼睛如黑曜石一般，比星光还要璀璨，她看向穿着驼色修身大衣向她走来的法国男演员时，眼睛熠熠生辉。

他们演的是一对恋人于冬日的喷泉边上拥吻的情节。她看向那法国男演员时，那种深情，使人震撼，仿佛彼此真的是一对深深相爱的情侣。

那一刻，汪柏便明白，这是一个为电影而生的女孩。

女孩是亚洲人。

等戏拍完了，汪柏走上前去，用英语问道：“美丽的小姐，您好，请问您是中国人吗？”

白明珠微微一笑道：“是的，我是中国人。”说的是字正腔圆的汉语。

汪柏也笑了，用了汉语与她聊天：“我见你脸上的皮肤过敏了，这里有一瓶玫瑰精华露，你可以试试。”他将那美丽的神奇小瓶子给了她。

是欧洲每隔一个小时就会卖断货的“For She”，她自然是识货的。一瓶要卖到五百欧元，是一个贵妇品牌了。而他只是随意地送出，又并不像是她的粉丝。

她很好奇，带了一点笑，接过，道：“For She？其实，你真正想给的，一定是个特别的女子。”

“可是，我已经找不到她了。”异国他乡，碰见一个国人也不容易，汪柏很轻易地打开了心房，“有人说，她在巴黎出现过。我走遍了巴黎，始终见不到她。她的名字叫汪晨露，如果你遇见她，请一定要告诉我，好吗？”

她不忍心打断他的痴迷，他的癫狂，只能点了点头，答：“好的。”

他笑着，取过钱包，打开来给她看：“你看，这就是她，她很美，就如最娇艳的那一朵玫瑰花。如果你遇见了她，请转告她，她的阿柏，一直在找她。”

“我在哪儿能找到你？”白明珠很聪慧，料到他不是一个平凡人，他拥有一对让人过目难忘的眼睛，眼睛里深藏了智慧与执着。这是一个注定不会平凡的人。

他“哦”了一声，依旧是茫然的，像个梦游的人：“找到花容的N先生，便能找到我。”

白明珠心头一震，N先生是时尚界里唯一一个能与老佛爷比肩的人，势力十分庞大。

似是笑了声，汪柏道：“晨露过得很苦，如果你见到她，请帮一帮她。”他自衣袋里，取出一朵白色的玫瑰，送给了她。他只说了那样绝望的一段话：“这是格兰维尔玫瑰，象征最坚固的爱情。我无缘守望住那样的爱，希望你能遇见……”然后他就走了，消失在了白明珠的视线里……

因为汪柏，命运里便有了那么一根线，牵引着白明珠，后来，她终于是见到了汪晨露，两人更成为了好友。只是，这是后话了。而她握着那株珍贵的白玫瑰，读懂了它的花语，坚固的、不凡的爱情。

白明珠也爱玫瑰，她曾听人说过，为什么欧洲人将玫瑰奉为爱情之花。

因为红玫瑰的形状，像女性的子宫。那一个地方，象征着孕育生命，与极致的快乐。那个地方，连通阴道，所以它可以赋予一个女人很多很多。而红玫瑰因此得了爱情之花这一象征。

她一笑，自己在无意之中，见证了一个陌生男人的爱情。而自己呢？是否能遇上这样的一段旷世之恋……



第一章

订婚发布会

三年前。

汪晨露坐在飞机里，一颗心一直往下坠。方才她做噩梦了，梦见阿柏为了给她摘下一朵举世罕见的白玫瑰而掉下了悬崖。她看时间，只睡着了十分钟。可只是十分钟，便已耗尽了她一生的力气。义父汪海辰去世不过一年，她身边就发生了那么多的事，她被三伯帕沙侨禁锢，她失去了心爱的阿柏，她被三伯作为联姻的棋子，送给了那个男人。

那一晚，她被送给他的那一个晚上……念及此，汪晨露打了一个寒颤。

蔚蓝明媚的天空下，一架大型客机在澄蓝的天幕下划出一道气流的波痕，明明极淡，却似一种抹不掉的印记，一如那个男人留给汪晨露的。

不能再想，汪晨露抛下了那些念头。回到上海，还有一场硬仗要等着她去打。是时光的继承权官司，她要从莉莉手上，将阿塔（土耳其语，爸爸）汪海辰一手创立的时光集团抢回来。自莉莉接手后，时光的销售业绩一直下滑。她烦恼地蹙起了眉，碰巧午餐时间到了，空姐问她要些什么。

“给我一杯咖啡就好。”汪晨露没有抬眸，注意力依旧在文件上，所以接杯子时，将咖啡洒在了文件上。

其实她的衣服也湿透了，白色的丝质衬衣连蕾丝的内衣都显露了出来。可汪晨露只顾着抢救那些文件。几页文件已经掉到了地上，眼看着几页文件飘落到了后边的走道，她连自己身上滴落的咖啡与此时的春光乍泄也管不了，只想去抢救那几页文件。

此时，伸过来一双手，将她的文件递给了她。

她连忙道谢，可一抬眸，却怔住了。

竟然是那个魔鬼一般的男人！他的目光锋利异常，就像蛰伏中的鹰隼，可在对上她的目光时，只一瞬，又变回了似笑非笑的神情。

汪晨露不自觉地颤了颤。她接过他递来的文件，就要去卫生间整理自己。谁料他已站了起来，挡住了她的去路。

遇上气流颠簸，她趔趄了一下，他抱稳了她。他身上极熟悉又陌生的气息袭来，令她慌乱不已。

他笑了笑，贴近她耳边，低低地说：“你知不知道，女人有一双麋鹿一般惊慌失措的眼睛，会勾起男人的兽性。”

果然，下一秒，他看见她苍白的脸。他将西服脱下，披在了她身上：“如此春光乍泄，让旁人瞧了，我会妒忌的。”

汪晨露只能披着那件满是他气息的衣服，跑去卫生间躲起来。她没想到，他居然也在飞机上！

无论躲到哪里，他的气息依旧铺天盖地地袭来，衣服上有他惯用的海水气息的冷冽香水味。她想甩开它，无奈胸前的一切根本无法遮拦。她闭了闭眼，那一件事，也仅仅只是隔了一个月而已！那一晚，她以为，只要答应了那个男人，她就可以逃离三伯的掌控，她就可以得到自由。可原来，那个男人竟没有放过她，跟她上了同一架飞机！

有敲门声，她只好出去。是他站在了那里等她。他也没说什么，只递给她一条白色的裙子，她脸上更是惨白，竟是那一晚她留在他家里的那一条裙子！

“怎么？不把干净衣服换上？”他看了看她，依旧是熟稔的玩笑口吻。

她一咬牙，拿过了连衣裙，重新进了卫生间换上。出来时，她将西服扔回给他。

刚十九岁的汪晨露，如何是他的对手！

下了飞机，她飞一般逃出了机场。幸而，亚洲区 CEO 陈诚已经到了机场等她。

不远处，停着一辆黑色豪车，车窗玻璃贴了黑色的膜，与坐在后座的那个男人的眼睛一样，漆黑如夜。

他正看着窗外那辆绝尘而去的车子，嘴边勾起了一抹玩味的笑，可眼神冰冷。他将手搁在车窗上，下巴垫着，状似慵懒，目光如炬，似是在思考什么，许久才对司机道：“开车。”

另一辆车子上，陈诚问她：“公司的最新数据，看了吗？”

飞机上的那十多个小时，她都是用在看文件上了。汪晨露十分疲倦，答：“看了。”

“现在公司乱得很，许多资产已经被莉莉转移了，只怕你即使能成功接手，也是个烂摊子而已。”陈诚不无担忧。

汪晨露一叹：“那是阿塔的心血，我不能眼睁睁看它毁在我手里。”其实，也不是没有办法，只要她肯去求那个魔鬼。她笑了笑，难道还要再出卖自己一次？

陈诚知道她累，便直接送了她回家。

回到家，她马上把电视按到了美容新天地那个频道，同时将屏幕的一半切到了另一个台，那是本地的财经新闻台。

忽然，财经频道的主播不咸不淡的声音响起：“曾经开发出‘时光的秘密’与‘时

光之钥’等高端护肤品牌的时光集团最近全面陷入了财政危机。生产线老旧，董事长主席汪海辰病故，股票持续下跌，继承人遗产案纠纷不清，使得时光集团遭受重创。昔日曾风光无限的化妆品帝国，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……”

汪晨露心情烦躁，把电视关了。

手机响了，她接起，居然是他：“有没有时间出来喝一杯？”

她本能地要拒绝，他就笑了：“看了本地的财经新闻了吧？”他知道她的死穴在哪里。

汪晨露到底还是去赴了他的约。

是一家地下酒吧，环境不错，不是想象中的朋克，只是淡淡的慢摇，间或有人上台唱爵士歌曲。台上唱歌的，是一个年轻的女人，声音低哑，歌声靡靡，模样是冶艳的，带着那种颓废的美。

汪晨露走进去时，正看到他与台上女子眉目传情。

见她到了，文洛伊起身迎接，迎了她进一早定好的包厢。当只剩下他们二人时，她有说不出的烦躁不安。

“怎么？怕我？”他与她调情。

“你约我出来，到底想说什么？”汪晨露开门见山。

他靠她近了些，已经闻到她身上特有的玫瑰体香。他俯下身，脸贴着她的颈项，那姿态说不出地蛊惑人心，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而她早已僵硬了身体。

他笑：“放松一些。”并没有什么进一步的动作，只是将一杯红酒递到了她面前，“你们是家族经营的模式，已然陈旧，如果想翻身，必须得聘请职业经理人。”

他一来，便为她指明了道路。

果然，他又说：“你跟在汪海辰身边，学的一直是化工，不过是个技术型人才，于企业管理，你一窍不通，你不懂得如何打理整个时光集团。”

一针见血。可她又能如何？！

他笑了笑：“等你想好了，再来找我。”说着，他竟然先行离去。

她不知道，自己为什么要跟上去，可看到的是他与那唱歌的女子一同离开了酒吧。他身边姹紫嫣红开遍，而她只是最不起眼的那一个。

他不过是在等她求他！

不过短短数目，汪晨露居然给他打了电话，连她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。

他约她在天元商厦见面。好吧，反正是公众场合，她又有什么可怕的呢？！等到了天元商厦二十层时，他已经在等着了。

他走上前，一手扶住了她的腰，她挣了挣，他一笑，便放开了，十足的绅士风度。他在前领路，见她纤眉微挑，他开口解释道：“这里只是第一家！”

也算是汪晨露记忆好，知道这里有一家时光集团的分店，他竟是要去巡铺？文洛伊看向她时，目光灼灼，见她避开，他便道：“要想知道时光的最新情况，没有比巡铺更直接的了。”

店里的员工并不认得文洛伊，见到他时，竟不晓得如何称呼。

“怎么？我都来了，不给我一个名分？”文洛伊依旧似笑非笑的，与她明明没有身体接触，可汪晨露感觉自己好像一直被他的气息所笼罩。汪晨露脸上一红，只随意胡诌：“这是欧洲区的CEO，文洛伊。”

于是，员工们毕恭毕敬地叫他：“文先生好。”

正碰上两位贵妇在选购产品，是高端系列的“时光的秘密”，她们一买就是整个系列。价值过万的产品，刷卡时眼睛都不眨。汪晨露心道：看来还是老牌子深得民心。

那两名贵妇走过汪晨露身边时，忽然停住了脚步，问她：“请问这位小姐，你用的是什么香水？”

汪晨露有些窘迫，其实她没有用任何香水，但文洛伊接过了话：“这款是时光的‘露珠’系列香水。可在这边试香。”他做了个请的手势，再向高级BA（产品经理）使了个眼色。高级BA笑着迎了两位贵妇到柜台试香。

汪晨露惊讶于他对时光产品的熟悉。现在所有的人都以为他真的就是欧洲区的CEO了。她颇有一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。见她一脸不情愿，文洛伊揽过了她的腰，耳语道：“放心，‘露珠’主体是玫瑰香，以大马士革玫瑰纯露提炼芳香精华，与你的体香的确有六成相似。能骗过她们，也替你兜揽了生意。”

他自己开车来的，又载着她去下一个分柜，一连去了十多家门店，时光集团的产品并非无人问津。在莉莉的打理下，会销售量下降，必然还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。

汪晨露得了他的点拨，已渐渐清晰，只觉得那个重要问题处理不好，可能会是致命的。

可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

“时光已经在半年内连续撤走上百个专柜了。”文洛伊一语道破其中症结所在，“而方才我们逛的几个精品商厦都是纪元集团旗下的商厦，也是时光的高端门面，你应该好好想想怎么才能不被撤柜。”

汪晨露倒吸一口冷气，连忙拨打了陈诚的电话，问他为什么没有把如此重要的数据告诉她。

陈诚沉默了一会儿，道：“我原跟在汪董事身边，一直是他的亲信，自从莉莉小姐出任亚太区总经理，我已经被架空，许多内幕都无从知晓。如此大规模的撤柜，证明是营销方面出了重大问题。”

从陈诚给她的文件来看，时光集团的生产线已经足够混乱，如今营销方案失当，

产品滞留严重，只怕过期产品还在市场流通，许多问题迫在眉睫。汪晨露觉得眼皮跳得厉害，只怕有事要发生。

“Relax（放轻松）。”文洛伊的呼吸喷在她耳边，她吓得退后了两步。

换他叹气了：“我以为，你打电话给我，是想和我约会的。”

她咬紧了唇，不出声。

他忽然伸出手来，抚摸她的唇，她一怔，反应慢了半拍，他细细抚摸，只是道：“你为什么怕我？”

她挡开了他的手，身体止不住地颤抖，又想起了那个晚上。

他轻笑了声：“你既然给我打了电话，怎么也得请我吃顿饭吧？”

二人本就身处纪元旗下的广信商厦里，正站在时光门店里，态度暧昧，早引来了员工们的好奇，她被他逼得无路可逃。

正在此时，几个人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，手里还提着一大桶不知是什么的东西，见到时光的员工就泼，其中一人破口大骂：“都是你们的东西，害得我老婆的脸毁了容！”

这一来，惊住了所有的人。

泼的是白色乳液，黏黏稠稠的，被泼到的 BA 狼狈不堪。

这里本来就是高级商厦，这一层更是设有各家大型美容连锁机构，连文洛伊的文氏集团旗下的高级美容连锁沙龙也开在此，出入的人都要持 VIP 卡才可进入这一层，看那三人的衣饰，只怕是专人请来闹事的。

这里本来就静，过往的人不多，可个个西装革履，锦衣华服，惹出此动静来，终是会影响时光集团声誉的。

汪晨露被三伯禁锢了一年，刚回到上海，连地方都还没有熟悉，更不要说了解时光集团的运作了，可看那些高级 BA 都是一脸惊慌失措，她更是无计可施。她正想上前调停，可只走了一步，那为首的男人就指着她说道：“那女的是负责人。”

后面两个男的正要上来掀她要个说明，她就被文洛伊一挡，护在了他身后。他那么高大，她仰起头看他，只看到他宽厚的背影。她的心蓦然一跳，再也说不清是什么感觉。

那男人正在气头上，见文洛伊阻挡，一点也不客气：“谁啊你？”

后面两个男的也挤了上来，推搡间，撞到了一位女客人身上。那位女客人的脸用绷带包裹着，只露出眼嘴鼻，行内人一看就知道是刚做了微整形手术的客人，且是从文氏的整形机构出来的。

那女客人十分不悦，还是后来的一位年轻男子将她从总裁通道请了下去。那年轻男子显然是与文洛伊相熟的，上前一步道：“怎么？文四哥，遇到麻烦了？”

文洛伊也不理他，自顾自走到肇事者面前。

想那文洛伊与纪慕都是一米八几的身高，一起压了上来，那三个男的顿时气焰就下去了。那纪慕笑嘻嘻地说：“你们三个娶了一个老婆？一起来找晦气！”

见他如此说话，怕得罪客人，汪晨露就急了，还是文洛伊发了话：“各位不好意思，我是要给你们一个交代的。这样吧，是哪位的妻子出了问题？”

领头那个男的见他态度诚恳，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了，往不远处看了看，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士从一旁站了出来：“是我妻子。”

文洛伊点了点头，态度不卑不亢：“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还是建议您尽快带您的妻子去医院皮肤科做一个详细检查，等报告出来了，您可以打电话给我，商议如何解决。该我们赔的，我们一分不少。而后续的皮肤问题，也可以对症下药。请问您用了出问题的，是哪一个系列的？”说着，他还不忘把自己的名片递过去，“如果真的是我们的产品出了问题，我们一定负责到底。这点你们几位请放心。”

得了文洛伊肯定的答复，气也出过了，那男士就打算私下解决，先打发了那三个男的走。见他已经松动，文洛伊让秘书何存骏开车接他妻子，送到医院去做检查。

显然，文洛伊的这一套是行得通的，一场危机就这样化解了。

“今天，终于让我见识到四哥做生意的手段了。”纪慕笑笑。

“去你的。”文洛伊一笑，“你对刚才那位微整形的女客人很有兴趣嘛！”

纪慕比了比手指：“错了，是对你们的项目很有兴趣。”

“不就是微整形？把一整张皮的活性细胞通过仪器取下来，然后在培养机器里压缩，再把活性细胞通过仪器呈液体状喷压进她的皮肤里去，无痛，无须动刀，无任何副作用，人瞬间年轻十岁，保持的时间比打各种美容针要长久。你要不要试试啊？”文洛伊也笑。

不止是纪慕，连汪晨露都觉得身体发寒，如在听一个恐怖故事。

见他们如此，文洛伊说：“你们都落伍了。《欲望都市》剧中的萨曼莎在早几年前说的，‘时代已不允许女性优雅从容地老去，你必须动点真格的与时间抗衡。’现在这个年代，想优雅老去已不可能，所以医疗美容成了一种手段。”

汪晨露的声音弱弱的：“这样一个疗程需要多少钱？”

文洛伊比了个六的手势，见她瞬间瞪大眼睛，闲道来：“六位数以上。”

纪慕笑：“看来女人的钱，果真好赚啊！”

纪慕对汪晨露露出了些许兴趣，他从未见过文洛伊对一个女人如此上心。可他只是一笑，道：“好了，不打扰你了。反正我是不会允许任何人在我纪元旗下的精品商厦里闹事的。再约了。”他打着哈欠离开了。

汪晨露并不蠢，送走那位难缠的客人后就明白过来，投诉肯定不止这一桩。于是，

她马上给时光的投诉中心打了电话，问最近有没有收到相关投诉，并且让投诉中心发一份详细的报告过来，要看看到底是哪一个批次的商品出现问题。

她的脑子转得飞快，又给陈诚打了个电话，让他整理出“时光的秘密”那几条生产线的详细报告，生产线是关系到质量问题的。打完电话后，汪晨露才发现，就两人的车里，安静得出奇，气氛也压抑得够呛。

“不请我这位欧洲区总裁上时光总部坐坐？”他目光灼灼地看着她，脸上是浅淡的笑意。

即使避开了他那两道存在感十足的目光，她也能感觉到他的志在必得。她不说话，但他已经发动车子，一路往时光总部开去。

当车子停在时光的停车场时，汪晨露忍不住问道：“你到底想怎样？”

“在国内还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，也只当我是文氏集团的二公子。”他一脸深意地看向她，“所以，如果有我在你身后出谋划策，你要收回时光不过是小事一桩。可是……”他停止了说话，指尖已经轻抚上她紧抿的唇角，“我帮了你，又能得到什么好处？”

她想缩，可腰已经被他一把揽住，固定在怀中，他整个人从驾驶座上往她身上压来。

她的睫毛颤了颤，低垂着眼也不看他：“我可以给你时光的股份，让你入主董事会。”那已是最大的让步，也是许多想吞并时光的商业对手梦寐以求的东西。

可文洛伊只是嗤笑一声：“你知道，我想要的，不是那些。”他已经低下头去，呼吸扫过她的唇、颈项、锁骨，一点、一点地往下……

他的手已经解开她的内衣，探了进去，轻揉慢捻，她的身体很柔软，竟不可思议地吸引着他，他狂热地吻着她，呼吸顿乱。她急了，用力去咬他的舌尖。可他短促一笑，已经放开了她。她始终学不会低头，而他要的，就是她低头。想来，以他的家世容貌，要多少女人没有，偏偏只有她，竟敢咬他！

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看着他的眸子是极度惊恐的，手已经抵在了门把上，可他只是一动，车门便嗒一声锁上了。她永远也不会忘记，一个月前的那一晚，他也是这般对她的！

“你的时光，不想要了？”他的话一向言简意赅。

她放在门把上的手，终于垂了下来。

文洛伊笑了声：“时光的问题批次出在国内最大的生产线上，你的姐姐莉莉已经将‘时光的秘密’的专属生产线划给其他企业的品牌用了，作为高端产品的‘时光的秘密’则被她扔给了代工厂生产，所以才会出现质量问题。如果是方才那两位贵妇，作为顶级的VIP会员而购买到会毁容的产品，你说时光会怎样？”顿了顿，见她脸色越来越苍白，只晓得怔怔地看着他，他又说，“而且，我已经掌握了莉莉从中做手脚的一些

证据。莉莉将专属生产线划给其他品牌，是能从中收取暴利的，她已经开始在私下转移时光的流动资金了。”

原来，他一早就什么都知道了，不过是在等着她上钩而已。她只不过是一只在苦苦挣扎的可怜猎物……

“上去吧！”他说。已经先行下了车，并体贴地替她拉开车门。

其实文洛伊说的都对，他的主战场一向在欧洲，用的是英文名。所以，在国内，知道他底细的人不多，莉莉更是不认识他。如果他站于幕后指挥一切，便可以替她夺回一切。

一丝苦笑溢出，汪晨露十分明白，只可惜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

她给了他一个独立的办公室。其实，她是看不懂他的，堂堂的文氏集团二公子，居然来时光做 CEO？！陈诚已经调去文洛伊的办公室协助他，关于莉莉收受利益的资料，已递交股东大会。挤走莉莉，已经是轻而易举的事。

那批有问题的产品也全部追回，统一压在库房等候处理。一切，文洛伊都处理得井井有条。

而汪晨露始终与他保持距离，他也没有了那一日在车上的举动，与她若即若离的。

一天，他敲了敲她办公室的门，她让他进来。

他看着她，目光幽暗，可志在必得：“后天晚上陪我出席一个宴会。”这等于是对外公开，她是他的女伴。

汪晨露忽然就想到了阿柏，如果他知道了，一定会误会的……她艰难地摇了摇头。

文洛伊上前一步：“你知道，拒绝我会是什么后果。毕竟，莉莉还没有被赶走对不对？”

他竟然一点一点地诱骗她！多么高明的手段！没有办法，她只能当着他的面拨了家里的电话：“李妈，你替我让吴师傅在一天内赶制出一套旗袍，对，后晚要用。”

文洛伊眯起了眼睛，这小女人居然穿旗袍。她的穿着一向是极简洁的，不是黑色就是白色连衣裙，要不就是职业小套装，连其他的洋裙，他都极少见她穿，更何况是旗袍！

其实，他在土耳其是见过她的。她那时穿土耳其传统的裙子，明明那么清冷的气质，却穿上大丽花一般繁复的手工刺绣红色裙子，裹身的设计，将她的婀娜身段衬得动人无比。那鲜艳的红，将她的容貌映衬得潋滟动人。

那一次，是他去和帕沙集团商谈生意合作的事。那时是夏日时分，他进入帕沙别墅大门之前，经过了那个种满玫瑰的花园，看见了纤细苗条的她，在对着满园的玫瑰说话。他还清楚记得，当时她说的是：“花儿，你为什么不肯告诉我，什么时候才能